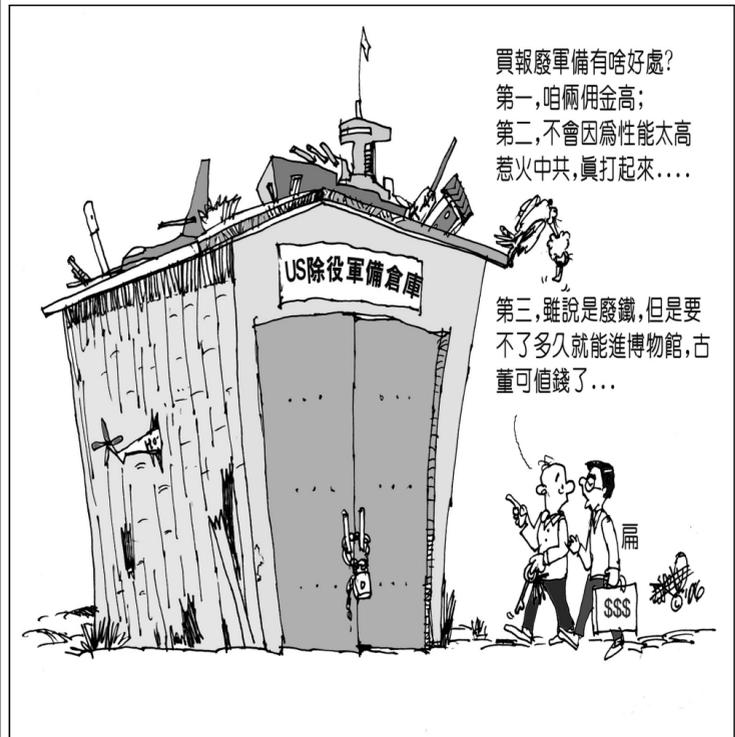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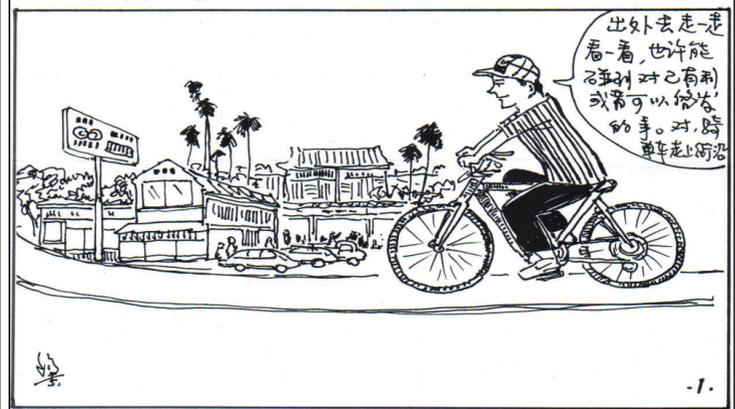
漫畫天地

圖：仇錫榮、游建國



“流美”生涯

美国梦 (十九) 仇錫榮 画



喬老爺當校長(上)

■ 山風

喬是一位怪人, 至少學校裏的人都這樣認為。

他會在寒冷的冬天的早晨, 穿著背心短褲, 在教室外面舉亞鈴, 弄得校園裏咚咚響個不停。他會在晚自修的時間裏, 扯開嗓門唱歌, 把人嚇一跳, 但他唱歌是嚴格按譜唱的, 從不走調, 但他的嗓門太大, 讓聽的人很不舒服。

而他偏偏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中學校長, 原本應是不拘言笑, 一臉嚴肅的人, 應該為師生表率, 象喬也當上了校長, 不禁讓人好奇。

或許升學可以解釋部分原因, 喬所在的中學, 只是處於平原與山區地帶的普通中學, 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必須與平原地帶的重點中學看齊, 必須將山區的中學拋在後面, 但問題是, 優秀生都流到平原地區去了。喬所在的中學苦苦掙紮, 總也出不了山區中學的名榜, 進不到優等中學的行列。所在地的政府當然有些心急, 雖然教育並不是首要的工作, 但學校弄不好, 上

級檢查時, 臉上過不去。

一天, 一把手問手下, 如何讓學校爭氣, 這位手下說: 還是那句話, 不管黑貓白貓, 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一把手一啣大腿, 說: 你去找一隻抓老鼠的貓來。

能讓升學率上升的人其實並不多, 大部分都被平原地區的學校高薪弄去了, 助手終於打聽到一位能讓他所教的班級的學生過半數都上大學的老師。

這人就是喬, 由於他是怪人, 沒有人敢讓他當校長, 甚至連教務主任他都當不上, 但他教的班級升學率全地區第一。一把手思慮再三, 決定大膽起用喬, 他想, 大不了有人在冬天穿短褲在校園裏溜達, 但每年卻是升學率第一, 現在講求教育, 升學率上去了, 他或許可以離開這半平原半山區的地方, 到城裏當官去了。於是喬就成了校長。

喬的上任頗有特點, 一天上午的課間操時間, 學生們都在球場上玩, 遠遠來了一位矮胖的中年人, 皮膚黑, 兩眼大, 肩上扛著一對舉重的亞鈴。學生們不再意, 以為是新來的體育老師, 或是修校園的工人, 於是繼續玩。

突然間, 聽到“咚”的一聲金屬撞地聲, 只見那中年人把亞鈴往地下一拋, 泥土飛了起來。

正不知發生什麼事, 突聽一聲響雷聲, “你們這些混蛋們, 校長來了也不致敬。”

一時間, 球場上突然安靜下來, 學生們甚至可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中年人看著一個個呆若木雞的學生, 突然放聲大笑, 連說: “好玩, 好玩”然後扛起亞鈴揚長而去, 把一群渾渾噩噩的師生們涼在當地, 這就是喬上任的宣誓儀式。

許多人都知道喬, 管他叫喬老爺, 因為他能將學生整弄了半死, 卻又能讓他們上大學, 家長都喜歡他因為喬能讓他們的孩子成龍, 學生卻怕他, 因為他不按理出牌, 讓人無所適從, 他可以將成績最好的學生罰出課室, 也可容忍一再考不及格的學生作班代表。

以前喬老爺只折騰一個班, 如今他要來折騰一個學校了, 全校上下, 突然人心惶惶, 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而喬與大家的見面, 更讓大家害怕了。

放下「親人刀」



■ 鄭波

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的開頭部分就寫道: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 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這也是托氏本人家庭生活的寫照, 他的妻子索菲在他的寫作中幫了不少事務性的忙, 但他們彼此不理解。托氏不能容忍他妻子在上流社會中的週旋、交游, 而他妻子則不能理解他丈夫的思想。互相折磨了幾十年後, 年高八旬的托氏因極其失望而離家出走, 客死於西伯利亞一小車站, 為他們的婚姻悲劇劃上句號。

人間還有什麼比愛情更美好的呢? 由愛情而組成(理論上)的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與核心, 也是一個人在世的依靠和力量。人生的幸福和快樂應浸透在家庭關係中, 是從美好的家庭生活中汲取來的。

若家庭不和睦, 彼此紛爭, 明傷暗刺, 其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如托氏所言, 不幸的家庭不幸的成因、因素是各不相同的。現今社會, 由於道德價值觀念的不斷弱化, 幸福家庭越來越少。從離婚率就可以看出。

目前, 美國的離婚率是 50%, 德國是 40%。隨著社會對婚姻觀念的日漸寬松、約束的日漸減少, 中國的離婚率也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 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裏。

那些沒有離婚的家庭是不是因為愛情才不離婚的呢?

許多時候是否定的。孩子、經濟及輿論等條件制約著而已。

我聽一位女子講起過, 她把丈夫的經濟收入控制在自己手中, 以後就不怕丈夫“怎麼樣”, 有了“保障”。其實不難看出, 他們家庭的基礎與“保障”不再是愛情, 不再是愛。

用幾句俗話來說, 許多夫妻之間是“湊合著過”, “同床異夢”。

有那麼一種少數人, 對家庭之外的

人顯得彬彬有禮、通情達理、笑臉相迎、體諒謙讓, 對自己的親人、家庭成員卻是惡言相向、喜怒無常、斤斤計較、任性反復、不可理喻, 拿血緣或婚姻關係當作肆無忌憚發泄自己不良情緒的砝碼, 任意妄為舉著“親人刀”割向自己的親人成為他(她)的家常便飯、日常功課。

被“親人刀”刺透、傷害的人被打掉門牙, 只能和著牙血往肚裏吞, 被潑污穢, 只能悄悄背過人去把污物洗掉, 吃了黃連, 有口說不出。但心靈、人格上受到的傷害是洗不掉的、創傷是抹不平的。

向誰說呢?

只會被別人笑話, 只會把自己的軟肋暴露給人看, 讓別人整你找到突破口。有一位婦女的投訴, 她常年受到丈夫的暴力虐待, 身上傷痕纍纍。居委會工作人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為其丈夫是有名的“劳模”, 在單位、社會上有口皆碑。但能對非親人說什麼呢? 非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反而授人以柄。

耶穌基督說: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 初讀這句話, 很難讓人理解和接受。只有有過經歷和體會的人才能讀懂這句話的深意。

那些家庭和和睦睦的人, 之所以不認同這句話, 之所以在社會上沒有家庭這塊絆腳石拖後退, 不就是因為家庭和和睦睦, 沒有這個“仇敵”嗎?

一個家庭, 沒有比和睦更重要的事。一個人的生活, 沒有比擁有家庭溫暖、擁有愛更重要的事了。愛才是家庭和和睦睦的基石。

「愛」, 本為何其美好的詞彙。但有時經過巧妙包裝, 會成為殺人的藉口和趨動力。

「愛」是什麼呢? 偉大的保羅說: “愛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 不是佔有, 而是奉獻。奉獻, 首先是尊重。尊重, 首先是不傷害。“愛是不加害於人的”。“加害”就是對被“愛”者人格、心靈的戕害與殘殺。

特麗莎修女說: “我們必須不斷付出愛, 直到受傷害的程度。”

愛與加害是兩個極端。真正的愛是指對他人幸福的無私熱情、無偽無條件的關心、犧牲自己個人私利的關懷。那種熱情的一時的喜好、浪漫的吸引不是愛。

歐洲有諺語說: “一顆善良的心就是一桌永恒的筵席。”, 坦誠、真摯、信任、體諒和謙讓, 都來源於一顆善良的心。只有擁有一顆善良的心, 才能自動放下“親人刀”, 才能將家庭的筵席擺

到永恒。

冰心老人寫得好: “愛在左, 同情在右, 走在生命的兩旁, 隨時撒種, 隨時開花, 將這一徑長途, 點綴得香花瀟瀟, 使穿枝拂葉的行人, 踏這荆棘不覺得痛苦, 有淚可落, 卻不是悲涼。... 有淚可落, 卻不是悲涼。”

任何人生活中有挫折、痛苦、磨難是難免的、正常的, 眼淚也是常有的。但若有個溫暖的家庭愛的港灣, 即使即使是眼淚, 也不會是淒苦、荒涼、悲哀、絕望的!

放下“親人刀”, 你的家庭就能散發出美好的和睦的香氣來。

作一隻快樂歌唱的雲雀



■ 山雨

痛苦是什麼?

是人自身心理內在對環境的一種感受; 同樣的一個熱門首音樂會之環境, 對一些人快樂的隨之起舞, 對愛寂寞的我, 卻是一種心靈上痛苦的忍受!

因此, 如何去調適自我心靈與環境的契合, 是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關注之事!

《荒漠甘泉》一書中舉例說得好:

「不肯耐心忍受羈絡的馬, 結果只是使自己被拴在馬廄裏。不安於鞍的驢, 只是使自己的肩膀多吃苦頭; 英國作家史滕描寫過一隻不定的掠鳥, 它用翅膀撞擊籠柵, 喊道: 「我出不去, 我出不去」, 另有一隻溫柔的金絲雀, 安坐在棲木上歌唱, 勝似飛向天空之雲雀, 這兩只鳥的區別, 人人都看得明白。」

可見, 任何艱難的環境, 是取決於我們個人在當下的抉擇與應變; 或許我們不能改變環境, 但我們能改變我們的心態, 作一隻快樂歌唱的雲雀吧!